



回来就好

■ 安徽合肥 王张应

回来就好。三年了，她早该回来。被困在万里之外大洋彼岸，脱身返乡一直是她梦寐以求的期盼。尽管那地方看起来风光格外秀美，大有异国风情的种种诱惑，那也只能作为她和另外一些人旅游度假之地，在那里短期居留。尽管她在那儿据说拥有价值不菲的房舍，有一个绿树围绕优美舒适的居住环境，那也只是一处漂亮寓所，不是她的家。尽管在那间寓所里，曾有她母亲，有她丈夫，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陪伴在她身边。亲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其乐融融的氛围，在异乡或能给人以家的错觉，但那只是错觉终究不是她真正的家。

照说，她也老大不小了，早过了传说中的不惑之岁，临近知天命的年纪，想念父亲时，她却作起天真无邪的小女儿态。她在信中说，她想摸摸父亲脸上的皱纹。那可是一脸著名的皱纹啊，人们从媒体上看到她父亲的镜头，过目不忘他脸上的皱纹。抚摸父亲脸上的皱纹这个亲昵动作，应该是她之前常做

的。估计，真的到了父亲身边，她还会贴近父亲，偏着脑袋搭在父亲肩上，侧着身子用胳膊蹭撞父亲撒撒娇吧。写那封信的时候，她可能忘却了自己还有其他许多身份，家庭里的和社会上的各种各样其他身份，那一刻她仅仅是个女儿，父亲面前的小女儿。在信中，她对父亲的称呼是“老爸”，自称“猪儿”。而“猪儿”，很可能是一位年轻的父亲对年幼的女儿的爱称。人到中年的女儿，仍在父亲面前自称小名，那可是她不愿意长大啊，她希望一辈子做在父亲膝下喜欢的小小女儿。

那位满脸皱纹的父亲，七十多岁的年纪现如今自然是寻常所见，一点都不稀奇。甚至，老人家自己也不觉得自己老。廉颇不老，能饭为证。搁在过去，千百年来这个年纪一直被叫作“古来

稀”。这位不算太老的老父亲对女儿被人扣留一事，看似漫不经心，不动声色，实际上谁都可以想见他的心里充满焦虑，充满对女儿所在处境的担忧。他说，他都做好最坏的准备，女儿一直被留在大洋那边，不能回来。这句举重若轻的话语，不是说明父亲冷血，恰恰泄露出一位父亲对于女儿浓浓的父爱，深深的忧虑。父亲担心女儿安全，祈求女儿平安，盼望女儿早日回来。即便年老，他还是个硬汉，不愿将心里话直说出来。

她能回来，可以说是众望所归。许许多多人期盼她早日回来，平安归来。她的父亲母亲，她兄弟姐妹，她的爱人，她的子女。还有她认识的人和她不认识的人，认识她的人和不认识她的人，千千万万黄皮肤黑眼睛的男

女老少，他们都是她的同胞，同是炎黄子孙。关心她的人，多得让她始料不及，想象不到。在她脱身那一刻，她终于明白，她能跨海越空归来，是她身后浓浓的深情和厚爱凝成一股巨大力量，隔空发功，打破困扰她羁绊她的重重枷锁。

我爱你！我爱你们！面对欢迎她的人群，她情不自禁地挥臂高呼，这两句话普通而又深刻。涌动如潮的人群里，有她相濡以沫的爱人，有她骨肉难离的亲人，更多的是那些不是亲人却是亲人的陌生而又亲切的面孔。她爱他们，爱在场和不在场所有的他们。她回来了，就将回到他们中间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

回来就好。人回来了，想必心也跟着回来，灵魂随肉身一起回来。世间总有人向往天堂，千方百计苦苦寻找天堂。其实，天堂不需找寻，天堂就在人的背后。一转身回到故乡，人就到了天堂。（2021年10月1日写于合肥）

笔随心走

■ 安徽肥西 张建春

甚是喜欢周先明先生的水墨人物画，画有大观，画有乾坤，画有意韵，画有大者，不得不另眼引读，不得不或明或暗地生出喜欢的情愫。我是个不懂画的人，墨意中的诸多元素，说不上个子丑寅卯来，但面对周先明先生笔下的人物我还是目光呆滞，下了定注，久久地不愿飘过去，想要好好地和这些人倾谈一气。周先明先生画面上的人是活的，和画上的人对话，自然会生出心情和愿景。这心情和愿景是美好的，大可铺展，大可营造出通达的路径。

周先明先生是深扎于故土的画家，他笔下的人物包容着“土气”，土是故乡的土，气是乡土的地气。“土气”在周先明的画笔下氤氲，从而铺陈在他的画纸之上，升腾出村庄的场景、田野的场境，就在这场境中，一个个土生土长的人事，凸显了起来。我曾在周先明先生题为《村姑》（组画）的作品前流连，一群村姑游动在育雏、炊烟、采莲、杵衣、织布、纳鞋底、纺棉花等之间，她们各自独立，又连为一体，活泼泼地成为了一座村庄的全部。我在乡村生活了多年，闭上眼，我把画上的人物和我生活的村庄里的人对应，还真是找到了，一个也不曾落下。《村姑组画》勾起了我无尽的回忆，酸甜苦辣五味杂陈，又正是这五味构建了不绝的乡愁。

我以为乡愁也一定构建了周先明先生水墨人物画的经纬，他的画作总在故土上打转，他的《早春二月》《中秋》《小雪》《晌午》《农闲时节》等等，莫不在故土上演绎，季节是乡土的季节，人物是乡土里的人，相信每一个场景周先明先生都能道出地点，而人也能喊上小名。周先明爱故土，他的笔触饱蘸对故土的爱，由爱而传神，味足而又足。

故土是创作的窠臼，是诗的故乡。周先明先生有一组大西北、甘南草原、青海湖的画作，在这些作品中，我读到了沧桑、古意、风情、俗世，甚至是生命的大意、承续的艰难，这一应元素，周先明先生都是用水墨人物来表达的。《牧》有苍茫，《小卓玛》清纯，《神山》对峙，《草地》悠远，老人、孩子、大妈、少女，各自找着了在时间空间中的角色，准确而又生动，读后令我一次次震撼，之后又深深折服。周先明先生有一双发现美、审视美的眼睛，捕捉到了，便存贮在心中，之后发酵、酿造，进而醇香扑鼻于画中。

读周先明先生的画，有的画如大散文，有的又如抒情诗。周先明先生的画充满着悲悯之情，传导着真善美，这不能不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。他20世纪四十年代出生于紫蓬山麓的清贫之家，自幼爱画，爱得真切，但生活不如意，经历过许多磨难，但又是画成就了他，先后做过乡村教师、新华书店职员、大学教师、报纸编辑。但无论如何，画笔始终是周先明先生不离不弃的“宝物”。周先明先生是个低调的人，赖少其先生器重于他，多方推介；众多大家好评如潮……周先生固我，一支笔蘸时光，仅勾勒自己的热爱——小人物的善意，笔随心走，再无旁观。



娘的笑容

■ 安徽合肥 孟明

戊戌年岁末，娘走了，享年八十八岁。娘走时很安静，面目挂着些许柔和的笑容。三年来，我的眼前不时闪现着娘那慈爱的脸庞，耳畔萦绕着娘带着笑声的叮咛。三年来，无尽的哀思令我不断追忆着娘在世时的恩德，追思着娘走过的八十余载沧桑岁月！

娘出生在山东曲阜一个工人之家，我的外祖父是旧中国津浦铁路鲁南段工程技术人员，先后在磁窑、南绎、大汶口、山家林等火车站工作，故娘从小就在铁路边上长大。娘的一家经历了多年的战乱之苦。娘有兄弟姐妹五人，她是长女，下面有一个舅舅三个姨妈。为此，娘自小就帮着父母挑起了家庭生活的担子。姥姥裹的是小脚，行动不便，在家里洗衣做饭及照看弟妹的任务就落在了娘的身上。娘有天赋，从小就学会了剪纸、绣花、搓麻绳、纳鞋底；包饺子、擀面条、做饭样样都会。娘从不会诉苦，再难再累都是微笑面对。娘11岁那年，从当时的山家林火车站乘车，去临城镇给家人买干粮，回来时没车了，她背着5斤煎饼，沿铁路走了二十多里才回到家，姥姥心疼地抱着娘哭了，娘却笑着说，我也没觉着累啊。

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，铁路沿线硝烟弥漫，外祖父便带着全家人逃难到了徐州的贾汪矿区。因积劳成疾，外祖父不久便离开了人世。从此母亲小小年纪就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，并与矿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一九四八年十一月，娘凭着心灵手巧被招工进矿被服厂当了女工。她白天学习缝纫裁剪技能，晚上坚持到夜校扫盲班学习文化，她进步很快，尤其是给职工量体裁制的女式列宁装和男士中山装享有盛誉，后来获评矿山优秀女工，还戴上了大红花。父亲从山东老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后随军南下参加了淮海战役。徐州解放后，父亲所在部队部分人员留下，编入地方部队保卫贾汪煤矿，后经组织牵线搭桥，娘嫁给了父亲。伴随着我的出生，在给娘带来欢乐的同时，也给娘带来更多的艰辛。娘要一边工作，一边帮助姥姥照顾家庭。父亲工作繁忙，经常不能回家，更无暇照顾妻儿老小，养育孩子全

靠娘与姥姥一家人了。

最难忘儿时的一次大水泛滥，那是20世纪五十年代。徐州贾汪矿区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父亲在值守夜班，娘带我在家中入睡。风大雨急，噼啪作响，娘躺在床上担心得无法入睡。下半夜时，娘看到自家住的平房内不断有水从门缝里漫入，盆盆罐罐慢慢漂了起来。娘见状立即起床，迅速用雨衣把我包好，拉开房门，抱着我蹚着没膝深的雨水，在黑夜中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远处的高地走去。风呼呼地刮着，雨哗哗地下着，娘身上的衣服和头发很快被雨水打湿了。后边相继而来的逃难邻居告诉娘说，你家房门还敞开着呢，你怎么就走了？娘含着笑说，顾不得那么多了，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，只要俺儿平安就行。六十多年时光过去了，娘含笑的面容，像一幅画卷定格在我的脑中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，挥之不去。

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，父亲随山东矿工队伍支援淮北矿区建设。随后我们全家也来到了淮北，住进了矿上分给的职工家属住宅。这一带有十几排平房，居住了一百多户人家。娘与邻居相处融洽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娘与人讲话时都面带笑容，从没与邻里发生过纠纷，更不会吵架骂人。娘擅长烹饪鲁菜，炸鸡、炸鱼、炸丸子，但凡做了好吃的，都给邻居们送一点尝尝。娘当时在矿上的煤矸场上班，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，但娘从不叫苦，下班回家时虽脸上有煤灰，但却始终满面笑容。

我们兄弟三个长大后都参加了工作并分别成了家。每当节假日，我们回到父母身边时，娘总是一边给我们做好吃的，一边面带笑容叮嘱我们，人要坐得直、行得正，不说违心话，不做犯法事。我一直不忘娘的谆谆教诲，工作四十年，谨言慎行，无怨无悔。

在娘临终的前几日，我每次给她喂水时，看到的还是娘脸上微弱的笑容。灯尽油枯，回天无力，我只有仰天长叹！娘的笑容，娘带给我们的暖暖爱意，娘身上闪闪发光的良善和优秀品质，将影响我的一生，并给我们带来永恒的光明。